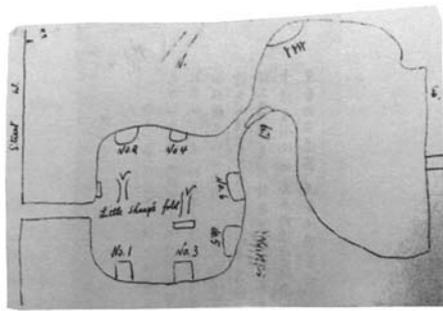


老舍著
《四世同堂》
东方出版中心

老舍手绘小羊圈地形图

随着10月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布,2017年的诺奖已全部出炉。作为诸多学科领域的尖端奖项,每年的获奖者都备受关注。其中几位获奖者的著作已推出中文版,欲了解他们的成就与研究贡献,不妨读一读这几本书。

关于今年的诺奖,这些书值得读一读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有两本畅销书推出了中文版。一本是《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中信出版集团),书中提出的“助推”概念,指的是政府不通过强制手段,而是以一种方式改变人们的选择或者经济动机及行为,使改变之后的选择、动机和行为更加优化,旨在向民众提供双赢的策略。个人需要助推,一个胖子要节食,简单的强制手段肯定不会让胖子心情愉快,但如果让胖子和进食很少的人在一起用餐,胖子的食量就会自然减少很多,起到“助推”的作用。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人们食用垃圾食品不算“助推”,把低价的新鲜水果便捷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让人们主动地选择健康食品,这才是真正的“助推”。泰勒的另一本中文图书是《“错误”的行为》(中信出版集团)。他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一个观点开展: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即拥有可预测行为且容易犯错的个体。滑雪场向消费者出售6折的十次套票,结果没增加成本,还改善了资金流;消费者如果没来满,会怪自己,而不是怪滑雪场。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买水,比别的地方的水贵两倍,你就觉得被敲了竹杠,水并没有问题,但你感觉很不愉快;不划算的交易让人留下阴影,划算的交易则引诱人们买用不着的东西……认识到这些“错误”,人们才能在日渐复杂的经济行为抉择中做出更理智的决定。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基普·索恩是电影《星际穿越》(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科学顾问,为了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同时也说明这部电影的科学可信,他亲自撰写了一本电影同名书自揭老底。在这本写给所有人的天体物理学通识读本中,他揭示电影幕后的科学事实,有根据的推测和猜想,解开黑洞、虫洞、星际旅行等一切奇景的奥妙。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的八部小说中文版权已全部由上海译文出版社获得,已出版的有小说《远山淡影》《浮世画家》《无可慰藉》《被掩埋的巨人》和短篇小说集《小夜曲》,另三本小说《长日将尽》《我辈孤雏》《莫失莫忘》将于近期出版。生于日本、六岁时随家人移民英国的石黑一雄,曾坦言“一个人的写作不仅是给不同国家的人看,更是写给不同的时代”。其作品不关注特定国家、民族的灾难,而是试图探讨变革中人们内心的感受。“记忆”始终贯穿在石黑一雄的创作主题中:《远山淡影》讲述了生活在英格兰的日本寡妇悦子的故事,影射了日本长崎的灾难和战后恢复;《浮世画家》则通过一位日本画家回忆自己从军的经历,探讨了日本国民对二战的态度;《长日将尽》的小说背景是战后的英格兰,通过一个英国管家的视角来展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中上层社会的生活;《无可慰藉》追随一位知名钢琴家在欧洲小镇进行演出的诡谲经历;《我辈孤雏》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上海,讲述一名私人侦探调查寻找自己的失踪父母的故事;《莫失莫忘》聚焦一个培养克隆人的教育机构里,少男少女追寻身世之谜的故事……前几部小说都是聚焦于个体记忆,而在《被掩埋的巨人》中,石黑一雄第一次将写作的主题设立在社会记忆与集体遗忘的问题之上。

五十年后,《四世同堂》终完璧

手稿丢失,《四世同堂》成残壁

《四世同堂》老舍起初计划写三部,“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于1944年在重庆的报纸上开始连载。他本打算用两年时间写完,但由于时局动荡和罹患多种病痛,直到1945年底才完成第一部《惶惑》和第一部《偷生》。1945年,老舍在前两部的出版序言中写道:“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苦痛,我不敢保险能把他写完。即使幸而能写完,好不好还是另一问题。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算了吧,不再说什么了!”

1946年,老舍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期间完成了第三部《饥荒》的写作。他与出生于中国山东的美国人浦爱德合译《四世同堂》:老舍用中文念手稿,浦爱德用英文念出来并在打字机上打出来。1949年老舍回国后,浦爱德将译稿交给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编辑们做了某些删节,他们

完整地删掉了一个角色,而他是我所特别喜欢的。他们认为有必要减少一些字数,以便压缩一下书的块头。对结尾没有做变动”。因此可以说明,1951年在美国出版的哈考特版《四世同堂》(英文名《黄色风暴》),和老舍本人删定的浦爱德译《四世同堂》是有差别的。

新中国成立后,第三部《饥荒》只在上海《小说》月刊连载了前二十段,后面的章节未来得及刊载,即因故中止。“文革”中老舍被抄家后,《饥荒》手稿丢失,此书遂成残壁。

“文革”结束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只有87章节的《四世同堂》。

上世纪80年代初,老舍家人见到了哈考特版《四世同堂》,欣喜地发现了中文版中没有包括的结尾部分。于是交由马小弥回译了该书最后13段,补足了原来残缺的故事。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四世同堂》版本,后面收的都是马小弥所译部分。

珍贵译稿偶然被发现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一直从事翻译工作,接触到的国外资料比较多。20年前,他在写作有关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文章时,对资料中有关老舍的一些内容产生了兴趣。2013年,赵武平赴哥伦比亚大学,看到了老舍和赛珍珠、浦爱德围绕《骆驼祥子》、《离婚》和《四世同堂》的翻译留下的许多信件,但与《四世同堂》相关的更多材料,都存在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的浦爱德档案中。令人兴奋的是,从网上的馆藏目录看,这份档案里不仅有浦爱德与老舍之间的未刊信函,还有一份浦爱德译《四世同堂》全稿。

几经辗转,2014年,赵武平终于在哈佛见到了这份译稿,另外还有同翻译和出版相关的信件、合同、老舍手写笔记、信息卡片以及一些书评零稿。赵武平说:“所有材料都保存得非常完整,老舍先生画的草图、人物分析等都保持着原貌。”

从中文译为英文,又从英文译回中文,在翻译的术语里,叫做“回译”。回译《饥荒》的章节时如何模拟、复原老舍的“味儿”,是赵武平面临的问题。他特地整理出了一份“老舍词汇表”,列出一些老舍语言特色字词,比如老舍爱用“假若”,很少用“如果”;用“助援”而非“援助”、“自傲”而非“自豪”;有些常见成语,如“含辛茹苦”“千方百计”“面面相觑”和“咬牙切齿”等,不会现于老舍的笔端;而他用到的一些成语,也和通常所见有别,如“羞恼成怒”“愁眉苦眼”和“挨家挨户”。

赵武平一共修订了四次译稿:初稿的修订,重在保证译文准确、信实、通达顺畅;后三次修订,主要是用老舍的字汇和词汇,对字词进行替换,同时调整语句。最后一次甚至对标点符号也进行了修订——赵武平发现老舍喜欢用叹号,而英译稿里几乎没有,便相应做了些替换。

《四世同堂》的结尾原来是这样的

在老舍原计划中,《饥荒》要写33段,但根据浦译全稿呈现出来的却是36段。

马小弥译《四世同堂》的结尾是:“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地在摇曳,起风了。”但赵武平在浦译《四世同堂》手稿的最后十六段里并没有找到这句话,取而代之的是一封“钱先生的悔过书”,一篇长达六千字的散文作为全书的终章。钱默吟在散文中对日本人发动战争进行了反思,也讨论了中日两国五十年来来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个性的发展变化,他个人的遭遇和思想转变,以及他对世界未来的期望与对两国关系的展望。哈考特版《四世同堂》的那个诗意的结尾句“起风了”可能是美国出版社的编辑自行添加的。

老舍口述,浦氏打字合作翻译《四世同堂》的过程中,“他有时省略两三句,有时则省略相当大的段”。在这个过程中,老舍如果愿意删除此章节,让小说更紧凑,他完全能够办得到。但老舍为什么一定要保留这段冗长而毫无故事性结尾呢?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副研究员孙洁的观点是,“老舍太想把这些话保留下来了”。

很多研究者认为,钱默吟在小说后半段变身成为一名侠士、地下工作者,和他诗人的身份不相匹配,老舍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借助这篇“悔过书”对钱先生的心路历程进行了原原本本的交代。“感谢

你们,给了我做一个完美的人的机会,教我能有斗争到死的机会。”孙洁认为,这大无畏的表白指向老舍本人的一个英雄情结,剑气箫心、侠骨柔情合成了一个既是诗人也是战士的钱默吟,这就是老舍浓墨重彩刻画钱默吟这个《四世同堂》的灵魂人物的用意。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刚则认为,以钱默吟的学养与做派,这篇文章应用文言书写才合乎逻辑,文字也会显得简练、犀利。由于缺乏故事性,浦爱德的这章译文读起来让人感到冗长拖沓,与前面的叙事形不成紧凑的联系。这可能是哈考特版《四世同堂》决定删除它的原因。而钱默吟的“悔过书”,老舍当时究竟是用何种文体书写的,文字的风格如何,所有译者都只能照着英文独自揣摩了。

虽然浦译《四世同堂》手稿是在老舍本人的全程参与下完成的,但翻译过程中老舍主动对原稿进行过一些删节,要寻找最本真的《四世同堂》几无可能。但孙洁指出,新章节的发现,对于文学、文学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史料的发掘、整理、重组,有点像文物的修复,成品虽然不是作品本来的样子,却能指向作品本来的样子,指向曾经被抛弃、亦有可能被永远遗忘的文学史的片断。”对于《四世同堂》这件“出土”后又不断得到修补的“文物”,也当作如是观。

版《四世同堂》,比现在的流行版本多出3万余字。
了未删节版的《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英文原始译稿。日前东方出版中心推出完整
界留下了难解的遗憾。2016年底,上海译文社副社长赵武平几经周折,在美国发现
「文革」期间,老舍著作《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的原稿佚失,给文学和出版